



流动的时光盛宴

——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中都市的感官书写

吕方伊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国际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作为台湾新生代都市文学的代表人物,朱天文在其作品《世纪末的华丽》中,以感官体验为切入点和纽带,将城市空间与主人公米亚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以人的感官体验跟随城市的地理维度的流动,实现了人类生活体验与城市空间的双向互动。作为现代都市重要的元素的时尚,以其变化的特质,契合着感官体验的特点。在敏锐的视觉和嗅觉感知之下,色彩、图像和气味构筑出了一幅感官地图,塑造了台湾都市时尚景观。以感官书写为视角,探索了感官对于个体生命体验和城市空间的互动,并且从“流动的现代性”进一步挖掘了文本的时尚元素和时尚对于后现代物化消费社会的意义,揭示出作品另一层独特的文学审美维度,从现实意义上丰富了都市文学的研究内涵。

关键词: 城市文学;《世纪末的华丽》;朱天文;时尚;感官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1)04-0170-07

A moveable feast of fashion: Sensory writing of cities in *the Splendor at the End of Century* by Zhu Tianwen

Lǚ Fangy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new generation of urban literatures in Taiwan, Zhu Tianwen started from sensory experience and integrated urban space with life experience of the protagonist Mia in his works *the Splendor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Besides, he achieved bilateral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life experience and urban space through human sensory experience flowing with urban geography dimension. Fashion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modern cities fits well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nsory experience through its changing traits. Under the keen vision and smell perception, the color, image and smell form a sensory map and creates urban fashion landscape of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nsory writing, Zhu Tianwen explored the interaction of sensory perception for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 and urban space, further probed into fashion elements of the text and significance of fashion for postmodern materialized consumer society, revealed another unique literary aesthetic dimension of the works and enriched research connotation of urban literature in a practical sense.

Key words: city literature; *the Splendor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Zhu Tianwen; fashion; senses

朱天文是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编剧,其作品类型囊括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剧本等,覆盖了眷村文学、都市文学和同性文学等多个领域。从20世纪

70年代到本世纪之交,其作品经历了巨大的时间跨度,书写内容也从早期的眷村乡土转向了台北都市生活。20世纪末之交的台北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

收稿日期:2020-04-20 网络出版日期:2020-09-29

基金项目: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科研启动项目(2019YB45)

作者简介:吕方伊(1993—),女,浙江杭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英美文学、英美文化方面的研究。

型,相对于大陆较早地卷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发达的经济带来的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催生了现代都市文学的诞生,反映着当代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生产模式、消费模式,以及人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1]。作为20世纪末的台湾都市书写的代表人物之一朱天文,他的中后期作品,从《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到《巫言》,无一不聚焦于台北在20世纪末之交的都市社会形态转变和社会场域之中流散且逡巡的都市人群。

对于朱天文作品,大陆对其作品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其书写场域的演化和各时期作品对于台湾独特文化思潮的反映和展现,如早期文学中,台湾特殊眷村文化中乡土情结的刻画。对其转型后作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华丽笔触下后现代的都市书写,尤其是后期较为成熟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巫言》和《荒人手记》中物质社会的异化和边缘人身份的疏离,以及迷失于物质欲望中空虚的精神世界和扭曲的人际关系^[2]。《世纪末的华丽》一直被视为朱天文转型的代表作,也因自己独特的书写手法受到了研究者的瞩目。对于《世纪末的华丽》的研究,主要呈现为两个主要方向。一方面,众多台湾研究者关注其绮丽文风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文学上的师承关系,挖掘“朱天文与张、胡的债务关系”^[3]。另一方面的研究则集中关注《世纪末的华丽》中台北都市变迁的映射。在其文本中充斥着城市的消费文化符号和物质文化,延续了朱天文一贯“恋物”的书写手法,塑造出一个“现代消费社会的缩影”^[4]。诚然,不少研究者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朱天文的感官书写,关注到了身体形象对于空间的影射,但是大都从视觉或嗅觉的单一角度去解读感官、欲望与记忆的联系。在台湾文学界,也有学者关注到了本书中的“时尚”元素,但是主要集中于时装时尚的元素与现代都市消费文化的连结^[5],或是本作品中的穿衣时尚与穿行城市的双重体感经验交织而成的空间肌理的感官认知^[6]。本文以时尚为切口,以城市文学为基础,结合了后现代书写中的“流动的现性”等元素,捕捉到了时尚与官能在后现代城市书写中的一致性与连贯性。从视觉与嗅觉的角度,将《世纪末华丽》中丰富的感官叙事进行了融合,流动的视觉中服饰色彩和气味的嗅觉符码抽象成为消费社会流动的都市景观,对此进行了解构和分析。此外,以时尚“个体身份表达”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为切入点,以身体感官为连接二者的元素,探索了感官作为个体生命经验与城市空间之间的纽带的沟通作用。

一、都市景观:感官重铸的空间

“研究城市是考察世界与我们生存之谜的一种途径”,变化的都市景观中蕴含着现代文明的演进轨迹和个体对生存空间的理解和认知^{[7]1}。对于朱天文而言,都市文学无疑是反映都市景观和众生相的绝佳语域。

一方面,早期眷村文化与后期都市生活之间巨大的差距诱发并塑造了朱天文独特的都市审美视角;而台湾社会的在短短几十年间的时代变迁,以及巨大的时代背景在个人单薄的命运轨迹上烙刻下的印记,使朱天文对于都市的书写有着更为敏锐的体察和洞悉。城市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更为缤纷和炫目的景观,而在其之下,是时代的沟壑里灵魂焦灼的悸动,在物化的世界漩涡中是挣扎在欲望和疏离中空虚的心灵。城市中各色各异的人性和心理变化无疑成为了最丰富的写作资源。

另一方面,都市蕴含着一切关于“现代性”的丰富内涵。现代消费和生产催生了新的消费文化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都市景观和社会文化。物化的都市提供了所有关于物质和欲望的想象,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观无时无刻不在挑逗和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和神经。由此,感官成为了个体生命体验城市空间的一种绝佳手段。都市作为聚集了物质文明和文化地域特点的重要空间,已经从静止被动的背景成为了重要的生活刻度和记忆载体。

都市景观,作为聚集了物质文明和文化地域特点的重要空间,随着新世纪城市化和经济的发展,早已超越了文学作品中作为背景的固定传统角色,在社会学和空间学的交织和发展中,城市空间已经成为塑造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元素。而人类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也演进成为了愈加密切的关系,因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7]2}”。都市空间凝聚着某一地域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元素,已经逐步演变成一种具有主观性的情感和记忆的载体。而身体作为空间与叙事文学上的重要元素,推动着人与外界空间的接触,由此成为了“观察世界的起点”和“产生意义的场所”^[8]。

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得以满足人们纷呈的感官欲望,因此,感官体验也便内化为人类最敏感的基因。消费和物质在都市中的铺陈,使得感官刺激下的身体体验成为城市生活体验最重要的方式,正如米亚需要依赖嗅觉和视觉的刺激和冲击来证明自身

的存在和加深对于城市的感知。由是,在城市空间与独立个体之间,身体便成为了沟通二者的介质。正如列斐伏尔在《空间的书写》中写道,空间——并非我建构文本性之脉络,而首要的是我的身体,然后是我身体的对应物或它者,身体的镜像或阴影:一边是与我的身体碰触、穿刺、威胁或有所助益,另一边是所有其他的身体,而空间便是介于其间的变动交会^[9]。米亚穿街过巷,正是以身体和感官为媒介来体验城市,熔铸记忆和追寻自我的过程。

由是,构成城市本质身份的乡土差距,民族和族群的聚集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碎片化和体验式的感官世界。这种后现代化的感官书写在朱天文华丽的笔触下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依循着主人公米亚的记忆,回溯了一个由丰富的感官意象构筑的都市景观。物质的色彩、质地、气味,大片的感官刺激将米亚的生活空间,在20世纪末的台北填充成为斑斓的、光怪陆离的、视觉和嗅觉的盛宴。在朱天文笔下,感官不仅仅只是欲望的呈现,反而成为了城市与个人实现联系的中介,在“多样性的个人与城市的互动方式中,人际沟通和个人成长得以实现”^[10]。都市空间与都市住客在感官的体验中实现了相互的映射和补充。个人在感官中实现了城市的空间探索,而都市也借由视觉与嗅觉的构筑,得以重现。色块的铺陈,都市消费符号的铺展,声光色味的错杂,融合成了一种独特的后现代感官体验和空间认知。

二、流动的现代性:感官符码与时尚

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强调,流动性,即“轻质”是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从资本信息技术的流通到声音图景和气味的流动^{[11]228},熔铸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城市景观。现代社会的组成成分已经由过去对于空间沉重的固态结构占有过渡成瞬息性的液态流动,因此具有了一种“流动性”的特点。在后现代社会中,一切永久性和固态性的连结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为一种瞬间性、不定的连结。被剥除了固定和永久性保障的人际关系,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只能依赖于个人主观的经历和体验^{[11]171},而个人的主观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感官体验。由是,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在不断过渡和转移的感官记忆和官能流动中得以延伸。都市成为一种连结了物质空间与时尚美学的象征符号^[12]。在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语域之中,由于消费活动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吞噬,时尚因其“过渡,短暂,偶然”^[13]等难以捕捉的特点,更是成为了一种渗透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流

动基因。物质消费,资本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时尚元素得以渗透至日常生活之中。随着消费活动成为定义空间和身份个体的重要手段,时尚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消费文化,早期独属于某一社会阶层,但是随着消费文化的兴盛,逐步渗透社会各个圈层,演化为定义时间和都市空间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时尚元素也由早期单纯的时装元素扩大为覆盖生活各方面的审美符号,涵盖了色彩、触感、气味等所有感官。米亚早期模特生涯所经历和接触的华服丽装的品、潮流、色彩和样式的铺排,弥漫街巷的气味和色彩,无一不体现着时尚在都市景观的铺陈,丰呈的物质铺陈对于感官的刺激和诱惑。

时尚究其本质就是跨学科与混杂的,众多书写现代性的哲学家和作家早已关注到了时尚的转瞬即逝性与现代社会流动性之间微妙而独特的联系。本雅明、列斐伏尔早已从文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去解读时尚,将时尚与日常生活的体验,行为与习惯相连接。Highmore^[14]从波德莱尔对人群的观察中得出结论,认为在现代社会,日常的现代性由触觉、听觉与视觉所塑造,现代都市成为了日益强烈的感官聚集空间,消费活动成为了欲望和人的聚合之地。时尚锐化了我们对于生活的感官体验^[15]。而气味与视觉,以其转瞬即逝的特点恰好契合着时尚的本质特点,成为了时尚语域中难以捉摸的元素。时尚成为一种融合了后现代社会的感官性,瞬间性和流动性的图景,准确反映了后现代都市的脉动。在这种流动的液态性社会之中,“短期”取代了“长期”^{[11]213},展现了现代社会的暂时性,也使得时尚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此外,时尚本身就具有“社会性与个体性”^[16]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社会物质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是身份构筑和个人身体的审美表达。欲望将消费与个性联系在一起^{[11]135},人们企图将现代生活中破碎的片段共同塑造成自己的“身份”。从个体身份角度而言,囊括了气味、色彩,服饰的时尚元素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视觉体验,成为了融各种感官于一体的整体身份构建。从都市空间的角度而言,时尚的意义又体现于遍布城市空间的色彩,弥漫于街道的气味,体现了日常生活中“液态的现代性”。

在时尚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两种属性之间,身体和感官作为时尚的表达方式,成为了贯通个人与社会的纽带,由是实现了城市空间与个人身份的双向互动。城市抽象和虚幻的生命力在充斥的气味和色彩中被赋予了实体和具象。而感官体验所呈现

的感性化和破碎化的方式,恰恰契合了朱天文现代主义破碎的叙事风格和后现代社会碎片化的生活方式。米亚行走在城市之中,身体成为了城市空间与个人情感的中介和纽带,“身体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去历史的、中性的客体,它是一个穿越历史、地理、文化经验,并且与感官所构成的经验互相交织而成的实体的界面。”^[17]朱天文以米亚的视觉所见、嗅觉所闻和听觉所听,构筑出了她的感官地图,即其在城市之中独特的生命地图。由此,通过身体在感官体验、都市穿行与时尚在身份塑造、社会表达中体现出的个人与社会双重层面的感知交融,实现了个体生命与城市空间的贯通。

在《世纪末的华丽》中,感官元素作为时尚的符号,堆积成了流动时尚盛宴,贯穿了米亚的青年与少年记忆,成为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也成为了城市建筑空间想象的重要元素。朱天文用感官去追溯着后现代社会中日常的时尚元素,从米亚青年时期的“模特T台、时尚杂志、精品店、设计师”,延伸到了日常的生活场景和更为日常化的家庭之中。米亚游走其间的城市街道构筑成整个台北市景,千家万户蔓延到天际的阳台铁皮花架上的花草和油画般的天际色彩,一家家店铺贯通的嗅觉地图,都成为了台北稠密固态的城市空间之外另一面的轻质化的都市空间延伸。由此,鉴于其本质的符号性,感官性和暂时性,时尚的本质与现代社会便尤为契合。时尚也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审美维度,从各方面体现了现代社会与城市空间的特殊属性,而朱天文在台北书写中,也敏锐地把握住了时尚之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自觉认同与追求时尚,冷静地描述都市生活在“物”的拼凑中的生活与精神,制造出一副都市生活的时尚幻象^[1]。

对于朱天文而言,世纪之交的台北是一个包罗了一切现代元素的空间和语域。空间、个体、物质、感官和时尚,共同构筑起一个台北现代性社会文化的空间世界。而借由感官体验所描绘的台北的都市景观,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在现代性的世界语境中也有了其超越地域界限的特殊意义。

三、视觉时尚:流动的都市景观

视觉一直以来被视为最高级的感知方式,能够以最直接的方法复刻亲历的都市景观,以色彩、图案和光影构筑的视觉体验成为我们游走在街巷之间对于这个城市最直接的体验。色彩和视觉形式的精准捕捉在《世纪末的华丽》中得到了淋漓的展现。目之

所及,皆是流动的色彩。米亚抬头所见的台北,天际线由坚硬的建筑线条变成了色彩流光溢彩的转动,“虾红,鲑红,亚麻黄,耆草黄,天空由粉红变成黛绿”^{[18]129},朱天文似乎要动用世间所有的色彩来点染这盛大的暮色落礼。而老段身上那深深吸引着米亚的“风霜之灰,练达之灰”^{[18]130}也同样有着丰富的含义。在这里,灰色不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色彩,而是被赋予了无穷尽的意味,这想象中包含着岁月的沧桑,历经人情的稳重,能够在米亚的内心掀起无数种关于浪漫和爱情的想象。人们对于色彩更为敏锐的体察恰恰体现着物质社会下铺展整座城市的视觉盛宴。颜色在朱天文笔下被赋予了无穷的可能性,而朱天文这种对于色彩的捕捉,犹如铺满印象派画家画布的光影里流动的各种色彩,以饱满的笔触和抽象的色块,去捕捉下瞬息多变的世纪之交的景观社会。

在商品经济时代,商品符号逐步充斥整个城市并在物质消费的普及和扩大中累积成为一个景观社会。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正如艾尔雅维茨在《图像时代》中所称的“视觉或图像的转向”^[19]。色彩和形状堆叠成丰富和诱人的景象,满足人群的欲望,而各种纷呈的景象又不断刺激着人们的视觉,这最为神秘也最为强大的感官,进而制造出更多的欲望。景观也并非仅仅是单纯呆板的影像合集,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20]27},包括时尚的百态、现代服装的发展、巨大的广告牌和报刊广告,景观作为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20]29},认同着也在暗中改变和诱导着我们的需求和欲望,每个人都在五光十色的影像诱惑中跌入不自觉也不自知的欲求。

而米亚作为“模特”的职业,更是站在一种物质文明的基础上,从拜物的角度,去更好地铺展开了一种消费社会上的时尚景观。时尚作为物质文明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一种重要产业,其复杂的服装的材质样板,布料的纹理色泽,都是为了满足人类在物质社会中身体对于触感的满足。在这里,视觉和触感两种感官在朱天文的叙述中实现了统一。而各种纷繁复杂的花样,裁剪和风格其实恰恰也是为了突显现代社会人类对于身体的视觉需求和想象。从中性风、雌雄同体的扮样、田园风到复古情怀,各种风靡一时的风格实则也体现了台北在接受着国际社会的时尚风潮的影响和无时无刻的全球化时尚想象。多样的国际性时尚品牌铺陈和拼凑成了全球化的时尚想象和审美对象,而时尚作为全球语域的流行元素,

使得台北逐步卷入到了席卷全球的全球化同步的都市景观的物质化和消费符号化之中,台北的城市书写得以放置在全球化时尚背景中,实现了空间书写的扩展。

此外,城市消费文化也体现在一个个炫目的品牌之中,香奈儿、皮尔卡丹、山本耀司和三宅一生成为了琳琅满目的消费符号,恰恰映射着人们心中闪动着蠢蠢欲动的物质欲求。这些品牌,经由模特的塑造和宣传,在趋之若鹜追逐者的穿戴和推崇之中,逐步演化成为整座城市流动的视觉风景。“当她在国光号里一觉醒来望见大窗景的新光百货,各种明度灯色的商店,空中大霓虹墙,米亚如鱼得水又活回来了。”^{[18]154}真正让她感到熟悉和有归属感的台北城市其实正是由物质消费文化的符号构筑成的都市景观,碎片化的色彩、商品、商铺和时装融合成统一的都市时尚风景。

由于大众文化的发展,因其塑造身体和美化身体的功能性和审美性,时尚在经济社会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单纯商品物质层面的,而成为了一种身份构造和个性塑造的重要方法。由此,《世纪末的华丽》中米亚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对于不同服装风格的尝试和痴迷,其时装广告和刊物上重现和塑造出的不同风格,川久保玲从中性风向女性化的转变,大卫鲍依、乔治男孩和王子时期雌雄同体的背弃,帝政遗风的回归和流行,各种风格和品牌借其或繁复的花样服饰或简约的裁剪,无一不是在满足着人们内心不同的借时尚以表达个性和获得社会群体归属感的情感需求,即“时尚‘求同’和‘求异’的‘二元性’”^[21]。

在消费社会的物质包裹中,资本控制下的媒体和广告成为了一种推动时尚,传播时尚和构筑时尚景观的重要手段。正如小说中提及的各类服装封面和广告上精心包装出的包裹在精美服饰下美好的男体和女体,制造出了一种精美而华丽的关于身体和生活方式的幻想,逗引着想象也催生着欲望。时装在朱天文的笔下成为了窥探时局和实时变迁的最佳方式,印象派画家细腻和精准的笔下铺陈出一幕幕令人欲罢不能的视觉盛宴。用斑斓和无所禁忌的色块去刺激和冲击人们的视觉,涂抹和炫耀的装饰,在这里,服饰成为了一种都市的物质欲求的符号。而米亚的不同人生阶段,更是在时装展般的描摹和展示之中,由一幅幅几近斑斓的图景缀连而成。时装、香水和花店,每一样事物都契合着世纪末都市流行文化中的符号与标志。由是,时尚成为了连结个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将个人内心寻求自我认同的情

感需求反映在时尚风格和品牌元素中,集合和聚集成一种流行的时尚,以此创造出一种流动的时尚景观,并在此基础上满足了人们对于社会认同的情感需求。人的情感需求和物质欲望构筑和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城市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进而培育出新的欲望。欲望与记忆的互动在城市与个体的感官探索之中得以延伸和拓展。

四、嗅觉时尚:蔓延的都市磁场

视觉之外,原本位于人类感官阶层末级的嗅觉,在21世纪富盛的物质文明之下,重新被赋予了认知和感知的基本角色。而气味,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社会重要时尚元素,有着悠久的历史,早期与宗教仪式等重要社会仪式和礼仪有着密切的联系。后期,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气味才逐渐成为了现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和消费符号。

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言,“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味虽说更脆弱却更有生命力;它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22]9} 嗅觉的原始恰恰在于它与欲望的密切联系,而现代社会高度发展和精致繁复的物质文明催生了一连串无止境和扩张性的欲望,在此基础上重建的嗅觉地位,因其与原始欲望不容驳斥的本质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欲望的镜像映射,这一点可以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得以窥见。德国小说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香水》是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主人公与生俱来的嗅觉天赋使其能够在嗅觉中感知整个城市,从城市腐烂的味道到象征着爱恋和爱欲的少女体香,而对于香水的提炼凝萃也恰恰让他得以重塑自己。而反观中国文学,气味用以体现生活情趣和品质的例子也不可胜数。《红楼梦》中,曹雪芹就记载了十多种气味,从萦绕着整个大观园的各种草木花香到熏香,香袋和燃香的檀香、迷迭香、沉香,每个人物每个情景都配以独特的香味,而各种类型的气味,作为一种流动的感官铺陈,也代表着大观园所象征的上流阶层的重要时尚审美。

有鉴于此,嗅觉作为一种重要的感官,其与现代社会和欲望的潜在关系更是在现代消费都市文化中被大量挖掘,现代香水行业的空前繁荣更是体现出嗅觉在凝固时间和唤起记忆上的重要性。在《世纪末的华丽》中,气味所象征的短暂和抽象的感官体验,在文字叙事中,成为了永恒记忆的载体。作为一种重要的时尚元素,在个人审美的层面,气味成为了

一种塑造了个人的整体身体形象的审美象征,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记忆和情感寄托。米亚坦言自己是一个依靠嗅觉活着的人,乳香让她回到自己随性妄为青春时期,安息香带着她回到一九八九年的春装秀,薄荷药草茶的味道又让人回想起海滨边度过的时光。种种纷呈变化的气味都代表着米亚生命青春时期的涌动的时尚潮流。米亚绝望地想用气味和颜色去铭刻住自己转瞬即逝的过去。调制香水想把各色花香都留住,也是想要留住当下和抵抗这终将逝去的宿命。而气味的淡退在米亚心中也象征着青春的逝去,自己所熟悉的世界的遗失。由此,气味成为了一种连结过去与现在的隐喻,成为了抵抗时间和构筑城市的最终堡垒和最可靠的方式。气味,作为一种与记忆与本能联系最为密切的感官,在人际关系的角度上能够加强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联络。嗅觉成为了贯通人与人的沟通和理解上最重要的一环。老段身上“阳光的气息”^{[18]143}填补了她并不丰富的童年,让在这个偌大城市用色彩和身体和浮游的人际关系将自己包裹起来实则孤独的米亚感受到了久违的暖意。

从另一方面看,气味的转瞬即逝又体现着米亚记忆中台北躁动不安的生活气息和生命状态,一种弥漫于整个城市的暧昧时尚磁场。不同时期的台北有着不同的味道,也反映着米亚不同的人生阶段。正是不同的气味将台北都市的时间与空间得以贯通。由此,气味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将私密的个人体验与城市的公共空间相连接,原本无情无生命的物件,在嗅觉的体感中带上了生者的记忆和生命温度,实现了一种城市空间与个体生命的共情。

城市空间与人的沟通通过气味得以实现,变化的城市空间印刻在人们记忆中的形象也转换成了气味。气味成为了城市想象的重要一环,此外,台北城市的空间转换在朱天文笔下从嗅觉和气味的角度得以实现。时尚对她而言,超越了简单的符码和流行的拼贴,更是一种身体在移动与居住中实现的感官记忆,是身体城市的“体感表面即界面”^[6]。从时尚聚集之地的时装秀场,城市的中心主体区域,米亚时常穿行和行经的街巷,到城市边缘的海滨区域和公园林地,都带着独特的气味,汇聚成了台北独特的气质。由此,气味与色彩,都作为重要的时尚元素,成为了标志着一座城市的时尚符码。随着不同气味的混杂和转化,读者也随着米亚的移步,实现了城市空间的转化。此间,嗅觉的变化贯通了整个城市的空间方位,她“嗅见一家一家店,有些是颜色带来的,有

些是布置和空间感”^{[18]146},花香、麝香唤起了古印度,每一种气味都象征着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不同店铺所散发出的味道构成了一幅气味地图,也即感官地图,嗅觉敲开了记忆之门,米亚穿行其间,也正是靠着感官的记忆重温着自己的青春和当时的台北。由是,嗅觉的感官流通中实现了空间的转移,空间的掌握在身体的转移中得以实现。米亚以敏锐的感官体验,将碎裂为消费符码的流行时尚,重新赋予嗅觉的切实感官经验。她对于现代城市破碎片段的偏执的留恋,带有几分本雅明笔下波德莱尔城市“拾荒者”形象的影子^[23]。硬质化的公共城市空间,在流动的视觉体验和嗅觉气息中,转化成为了轻质的、私人的感官记忆。通过嗅觉的怀旧,碎片化的都市物象在流动的气味中得以贯连成独特潜流,捕捉下一帧帧城市的时尚幻景。

五、结 语

在朱天文细腻华丽的文字叙述中,城市的定义者不再是民族和国家的单位,城市的坐标也不再是固化的建筑和街道。图景和气味成为了开启记忆之门的按钮,米亚于其间回溯其生命阶段,在记忆中寻找身份认知。而城市原本静止的空间也在视觉的流动和嗅觉的流转中被赋予了生命的情感记忆。感官叙述磨灭了身体与城市之间的界面,在时间从当下至记忆的过渡中将个人穿行于城市空间中的体感和城市对于个人经历的印刻融合成独特的生命体验。城市轮廓也在切肤的感官中呼之欲出。

时尚作为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最重要元素之一,融合了后现代社会的感官转瞬即逝和流动性的特质,已经渗透于社会各方面,融心理、社会归属、审美于一体,成为一种蕴含多种感官在内的身份构筑。而全球化的后现代社会流动体系之中,时尚,在视觉和嗅觉的感知中,将城市的物质片段融合为铺陈空间的流动体系,成为一个城市独特的气质。人的活动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和建筑,将固态的石头和木质的建筑空间改变成为了一种流动的,液态的,诞生于消费文化之中的人造的城市景观。由此,时尚的“身份属性”与“社会属性”贯通在身体中贯通,个体生命体验与城市空间的共情在感官中得以实现。城市的肌理幻化成为流动的色彩、服装、气味。在碎片化的色块和气味踪迹之中,在气味与色彩的时尚符码之中,朱天文构筑出独属于20世纪末台北的镜像。

色彩和气味氤氲成整座城市特有的气质和磁场,以一种更加诱惑的方式逗引着人们蠢蠢欲动的

感官想象,由此,原本作为静态背景的城市成为了具有主观意识形态和身体机能,而人与城市的关系,也从单一静止变成了双向的互动。而时尚,以其难以捕捉的瞬时性和流动性的特质,作为凝炼着社会现代性的重要元素,借由感官体验和书写,成为了一种铺陈于后现代都市的感官盛宴。在感官的综合和杂糅中实现了一个孤寂与喧嚣、华丽与奢靡相融合的矛盾的20世纪末的台北。

参考文献:

- [1] 叶中强,朱红.文学想象与城市文化的多元构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166.
- [2] 刘亮雅.摆摇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朱天文近期作品中的国族、性别、情欲问题[J].中外文学,1995(24):7-20.
- [3] 张瑞芬.一枝花话,话一枝花:论张爱玲、胡兰成与朱天文[J].印刻文学生活志,2004(11):107-119.
- [4] 金进.朱天文的文学创作精神流变:以《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和《巫言》为中心[J].华语文学研究,2013(2):93-101.
- [5] 陆沁诗.都市文学镜像中的都市异化与主体重建:以朱天文、朱天心作品中的台北书写为例.江淮论坛,2015(3):140-144.
- [6] 张小虹.城市是件花衣裳[J].中外文学,2006,3(10):167-186.
- [7] 包亚明.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 [8] 龚卓军.身体与想象的辩证:从尼采到梅洛庞蒂[J].中外文学,1998(4):10-50.
- [9]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Oxford: Blackwell,1991:13.
- [10] 林耀德,黄凡.新世代小说大系都市卷[M].台北:希代书版公司,1989:3.
- [11]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12] 谷鹏飞.都市景观与都市文学:当代都市文化的二元想象[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0(2):55-59.
- [13]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85.
- [14] Highmore B.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M]. London: Routledge,2002:28.
- [15] Sheringham M. Everyday Lif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Surrealism to the Presen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181.
- [16] Kastner K. Making fashion, forming bodies and persons in urban Senegal [J]. Africa Development, 2018,43(1):5-20.
- [17] 傅燕婷.城市:身体与空间的双向互动:朱天心的台北认同书写[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9(2):55-59.
- [18] 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小说集 1988—1990[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 [19] 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M].胡菊兰,张云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6.
- [20] 居依·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1] 王瑾.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时尚文化心理对时尚消费行为影响实证研究[J].兰州学刊,2010(11):177-179.
- [22]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M].李恒基,徐基曾,桂裕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9.
- [23] 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M].2版.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39.
- [24] 派特·瓦润.嗅觉符码:记忆和欲望的语言[M].洪慧娟,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171.

(责任编辑:陈 婧)